



詞評金粟詞話

藻



中華書局

詞

統

源

流

彭孫遹
輯

僅排此據學海類編本
有印初編各叢書
此本

詞統源流

清 海鹽彭孫遹駿孫輯

屈子離騷亦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然則詞果有合于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雷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于罶鱉鯀此二四言調也。還之詩曰遭我乎峱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我以此聲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嘆于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詩曰厭浥行露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宣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豈非三百篇實祖禱哉。

茹園閣話

唐人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常作漁歌子一詞極能道漁家之事。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今樂章一名漁父卽此調也。

沈約六憶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矯羞在燭前亦詞之濫鶻也。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朞中人望獨踟躕此絕妙好詞已在清平調菩薩蠻之先矣。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

語。賜名魚遊春水。詞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垂楊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偏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里寸心千里。

藝苑雌黃云。寒鴉萬點。流水遙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遙孤村。少游用此語也。又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沈香。與夫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處。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竝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旣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嬌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來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亦有菩薩蠻。春光好。沙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不可偏也。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繙一池春水之辭。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熙豐而降。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

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及魏夫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敍。賀苦少典重。秦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償自減半矣。

賀方回晚景云。驚外紅綃一縷霞。淡黃楊柳帶棲鴉。玉人和月折梅花。笑撚粉香歸繡戶。半垂羅幕護窗紗。東風寒似夜來些。其起句本王子安滕王閣賦。此子可云善盜。賀有姬能詩。嘗答賀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惱追尋。深恩卻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句亦可誦。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豔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挂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入日席上作也。調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

茗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鷗鵠。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鷗鵠猶依字依

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曰。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
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鷗鵝
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姜堯章號白石道人。善吹簫能自製曲。淳熙丙申至日過維揚。夜雪初霽。薈麥滿望人其城。則四顧蕭條。
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堯章翛然感慨。因自度揚州慢一曲云。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
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薈麥青青。自虜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董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
紅藥。年年知爲誰生。堯章又嘗載雪詣石湖。度新聲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習之。音節諸婉。乃命
之曰暗香疏影。其暗香詞云。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遙而今
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
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其疏影詞云。苔枝綴玉。
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憫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
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
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也。研化雜志云。小紅。范成大青衣。
之。一日後簡徵新聲。薈製暗香。疏影兩曲。成大使二妓歌之。音節清婉。成人等以小紅歎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喜新詞最矯。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里橋。愛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

歌而和之。臺卒子蘇州。范挽詩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相
馬謄花。宋時花藥出東西馬謄。皆名人葬處。臺葬此。故云。相

師師令。因張子野所製新詞贈妓李師師得名也。詞云。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學妝皆道稱時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彩衣裳勝未起。縱亂霞垂地。都城池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脣一點小于花蕊。正直殘英和月隊。寄此情千里。

唐主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此莊宗自度曲也。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招得斷碑。中有三十二字。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宴桃源。一名憶仙姿。

宋陳亞性滑稽。常用藥名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子。意已深。茲白紙芷書難足。字字苦參商。

參故要檀郎讀。韋參商苦。禹錄故要檀郎讀。韋分明記得約當歸。雷遠至。志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苗曲。

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風生砌。罷扇盡從容。從半夏半涼根。半夏半涼。紗厨睡起來。閒坐北亭中。柏滴盡珍珠淚。爲念婿辛勤。朱弦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來。躡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將半。琵琶閒後理相思。必橙黃朱弦斷。擬續斷朱絃。待者冤家代予謂此等詞偶一爲之可耳。畢竟不雅。

韓文公遺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勸酒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攔。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王阮亭曰。黃魯直竟作歇後鄭五。何哉。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金勒雕驥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梨

花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歐陽修蝶戀花春暮詞也。李易安酷愛其語。遂用作庭院深深深幾許。數闌楊升菴云。一句中連三字者。如夜夜夜深聞子規。又日日日斜空醉歸。又更更漏月明中。又樹樹樹梢啼曉鶯。皆善用疊字也。

宋宣和閒掘地得石刻一詞。唐人作也。本春題後人名之後庭宴云。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箋花知我消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簌。

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即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軒自度梁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

唐晚五代小令填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陽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捫蝨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簾幕風輕。小院閒晝翠逕鶯來。驚下新紅鋪繡。倚危牆。舊本一作欄望登一作上有高樹。海棠帶雨胭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舊本又因循上有算韶華三字。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

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得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一作仍依舊。者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今曲中簾幙風柔。庭幃晝永。海棠帶雨胭脂。後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石州、甘州、渭州、氐州也。宋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明朝大卹。則用應天長云。

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韻。至元美道塲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詞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至槩括體。亦不可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卽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颺颺。此詞便不質實。白石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魂飛越。小調要言知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肉停匀。忌平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緻語。蘇婉中著一二激勵語。尤見錯綜。

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

情者周美成之衣染鶯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足悟偷聲變律之妙。

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秦少游一向沈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鏟盡浮詞直抒本色而淺人常以雕繪倣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

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歐陽永叔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語不相襲。又能各見所長。

填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迷離稱雋著一實語敗矣康伯可正是銷魂時候也掠亂花飛晏叔原紫駘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秦少游落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深得此法。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常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睡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睡碧窗此卻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鑾于南子。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魏夫人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閒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安排一個字費許多氣力。寫景之工者如尹鶚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弄劉潛夫負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入神之句。

毛稚黃先舒曰：李易安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全句渾妙。嘗論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遠乍近，所爲妙耳。如遊樂詞微須著愁思，方不癡肥。李春情詞本閨怨，結云：多少遊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爾開宕，不但不爲題束，併不爲本意所苦。直如行雲舒卷自如，人不覺耳。

詞衷曰：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嘯餘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用黑白及半黑白圈以分別之，不無魚豕之訛。且載調太略，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係兩體，但字數稍同，及起句相似，遂誤爲一體。恐亦未安。至嘯餘譜則舛誤益甚。如念奴嬌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東賀新郎之與金縷曲、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載數體。燕臺春之卽燕春臺、大江乘之卽大江東、秋霽之卽春霽、棘影之卽疏影，本無異名也。而誤仍訛字，或列數體，或逸本名，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腳。又如千年調、六州歌頭、陽關引、帝臺春之類，句數率皆淆亂，成譜如是，學者奉爲金科玉律，何以迄無駁正者耶？

余少卿云：郎仁寶瑛謂填詞名同而文有多寡，音有平仄各異者甚多，悉無書可證。然三人占則從二人，取多者證之可矣。所引康伯可之應天長、葉少蘊之念奴嬌，俱有兩首，不獨文稍異，而多寡懸殊，則傳流抄錄之誤也。樂章集中尤多。其他往往平仄稍異者亦多，吾向謂閒亦有可移者，此類是也。又云：有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作二句者，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此自確論。子瞻填長調，多用此法，他人卽不爾。至于花間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葉杯、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當

時何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曉愚按此等處近譜俱無定例作詞者既用其體于本題註明亦可。

俞少卿云花間集內三十二調草堂諸本所無尊前集僅當花間三之一而草堂所無者二十八調內八

調如仙姿即夢令·羅敷曲·醉奴令花間同餘又皆花間所無有喜遷鶯應天長三臺名與草堂同而詞絕不同又有調同而名異者

數點如夢令·羅敷曲·醉奴令

又有

調同而微不同者

子

一解珠之子

醉落魄

餘垣

殫述

大抵

一調

之始

隨人遣詞

命名

初無定準

致有紛爭

至花草粹篇

異體怪目

渺不可極

或一調

而名多至十數

殊厭

披覽

後世有

述則吾不知愚按此類宋詞極多張宗瑞詞一卷悉易新名近來近人亦間效此余選悉從舊名而詳

爲考註庶使觀者披卷曉然耳

阮亭常云詞選須從舊名如本草誌藥一種數名必好稱新目無裨方理徒惑觀聽愚謂好用舊譜之改稱者如本草中之別名也又有自立新名按其詞則楞然無有者如清異錄中藥名好奇妄撰者也然間有古名無謂而偶易佳名者如用修易六醜爲箇儂阮亭易秋思耗爲畫屏秋色但就本詞稱之亦不妨小作狡猾

詞有一體而數名者亦有數體而一名者詮敍字數不無次第參錯其一二字之間在于作者研詳綜變譜中譜外多取唐宋人本詞較合便得指南張世文謝天瑞徐伯曾程明善等前後增損繁簡俱未盡善沈天羽謂花間無定體不必派入體中但就河傳酒泉子諸調言耳要非定論前人著令後人爲律必謂花間無定體草堂始有定體則作小令者何不短長任意耶中郎虎賁吾善乎愈光祿之言耳

詞之歌調既已失傳。而後人製調創名者亦復不乏。如用修之落燈風、款殘紅、元美之小諾舉、怨朱絃、緯真之水慢聲、裂石青江、仲茅之美人歸、仲醇之闌干拍、以及支機集之琅天樂、天台宴等類。不識比之樂草、大聲、諸集、輒叶律與否。文人偶一爲之可也。

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蘇長公之阜羅特髻。中運用七采菱拾翠字。程書舟之四代好。長調連用八好字。劉龍洲之四犯剪梅花。長調中犯解連環、醉蓬萊。二段雪獅兒等體。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如傾杯、塞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縷析。龍洲之四犯想卽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耶。或後人所增。如劉輝之嫁名歐陽。未可知也。

調名原起之說。起于楊用修及都元敬。而沈天羽掩楊論爲己說。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階蛱蝶戀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嶧春遊雞鹿塞家在鷄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紗。取杜陵詩意青玉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踏莎行。草過青溪。西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高昌子女所戴疏名。載油瓶。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歌其勇也。生查子古槎字張鷺乘槎事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此升菴詞品也。即沈天羽所載疏名。又如滿庭芳取柳柳州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朝上闈闔宮夜宴清都闕。又云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註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于天

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曲、未有新名、適進荔枝至、因名荔枝香解語花、出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如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此元敬南濠詩話也。卓珂月又云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愚按宋人詞調不下千餘新度者卽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若一一推鑿何能盡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詞不已失傳乎且僻調甚多安能一一傳會載籍自命稽古學者甯失闕疑毋使後人徒資彈射可耳。胡元瑞筆叢駁用修處最多其辨詞調尤極覲縷如辨詞名之本詩者點絳脣青玉案等楊說或協餘俱偶合未必盡自詩中滿庭芳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淒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謂查卽古槎字合之博望意義不通菩薩蠻謂蠻國之人危髻金冠嬰絡被體故名非專指婦髻也蘭陵王入陣曲見北齊史尉遲大杯正史無攷乃誤認元人雜劇鷗鵠天謂本鄭嶧詩則雞鹿塞當入何調曲中有黃鸝兒水底魚鬪鵠鶉混江龍等又本何調耶元瑞此論可謂詞品董狐矣愚按用修元敬俱號綜博而過于求新作好遂多璞漏如一滿庭芳而用修謂本吳融元敬謂本柳州果何所原起歟風流子二字一解尤爲可笑詞中如賽浦子竹馬子之類極多亦男子通稱耶則兒字又屬何解荔枝香解語花與安公子等類相近似乎可据若連環華胥本之莊列塞垣玉燭本之後漢書爾雅遙遙華胥探河宿海毋乃太遠此俱穿鑿附會之過也然元瑞考據精詳而于詞理未盡研涉毛稚黃詩辨抵駁胡元瑞云詞人以所長入

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字鷓鴣天而玉樓春無平韻者鷄鴟天無襯字者是不知有瑞鷄鴟而以臆說附會也此數調本在眉睫而持論或誤信乎博而且精之爲難矣愚又按詞品序中云唐七言律卽詞之瑞鷄鴟也七言仄韻卽詞之玉樓春也胡豈不知而臆辭若此豈有意避楊語或下筆之偶誤耶

詞品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醉公子則咏公子醉也胡元瑞藝林學山云諸詞所咏固卽詞名然詞家亦閒如此不盡泥也菩薩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著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餘可類推猶樂府然題卽詞曲之名也聲調卽詞曲音節也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愚按此論楊固太泥胡亦未盡通方也大率古人由詞而製調故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因調而填詞故賦寄率離原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宋人如黃鸝兒之咏鶯迎新春之咏春月下笛之咏笛暗香疏影之咏梅粉蝶兒之咏蝶如此之類其傳者不勝屈指然工拙之故原不在是近人偶爾引用巧不累雅若籍是名工所謂竇中窺日未見全照耳

沈天羽云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名又本填詞然去填詞更遠爲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

青杏兒中謂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小令卽北劇仙呂調小令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脣霜天曉角卜算子謁金門憶秦娥海棠春秋藥香燕歸梁浪淘沙鷄鴟天虞美人步蟾宮鵠橋仙夜行船梅花引中調之